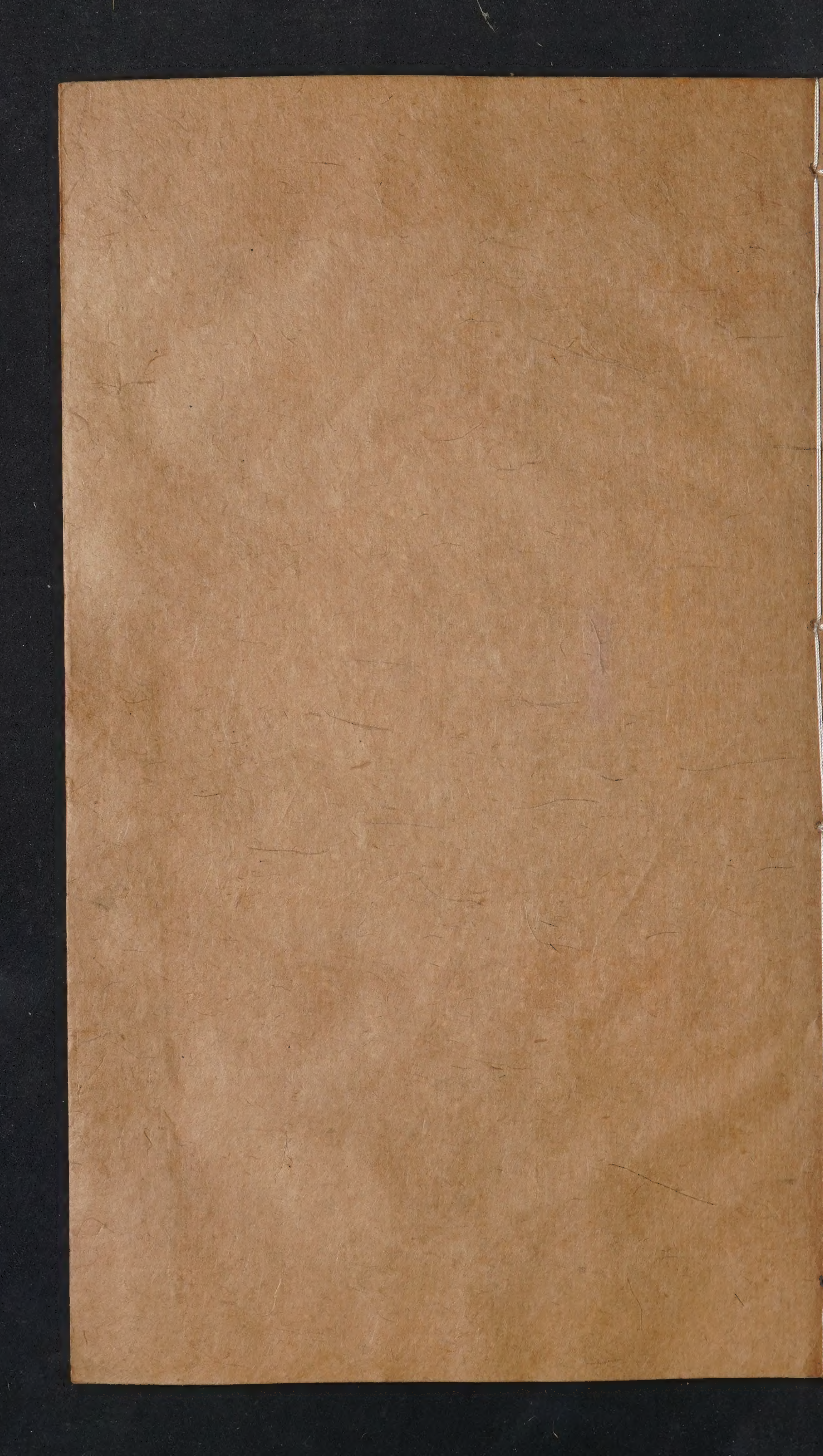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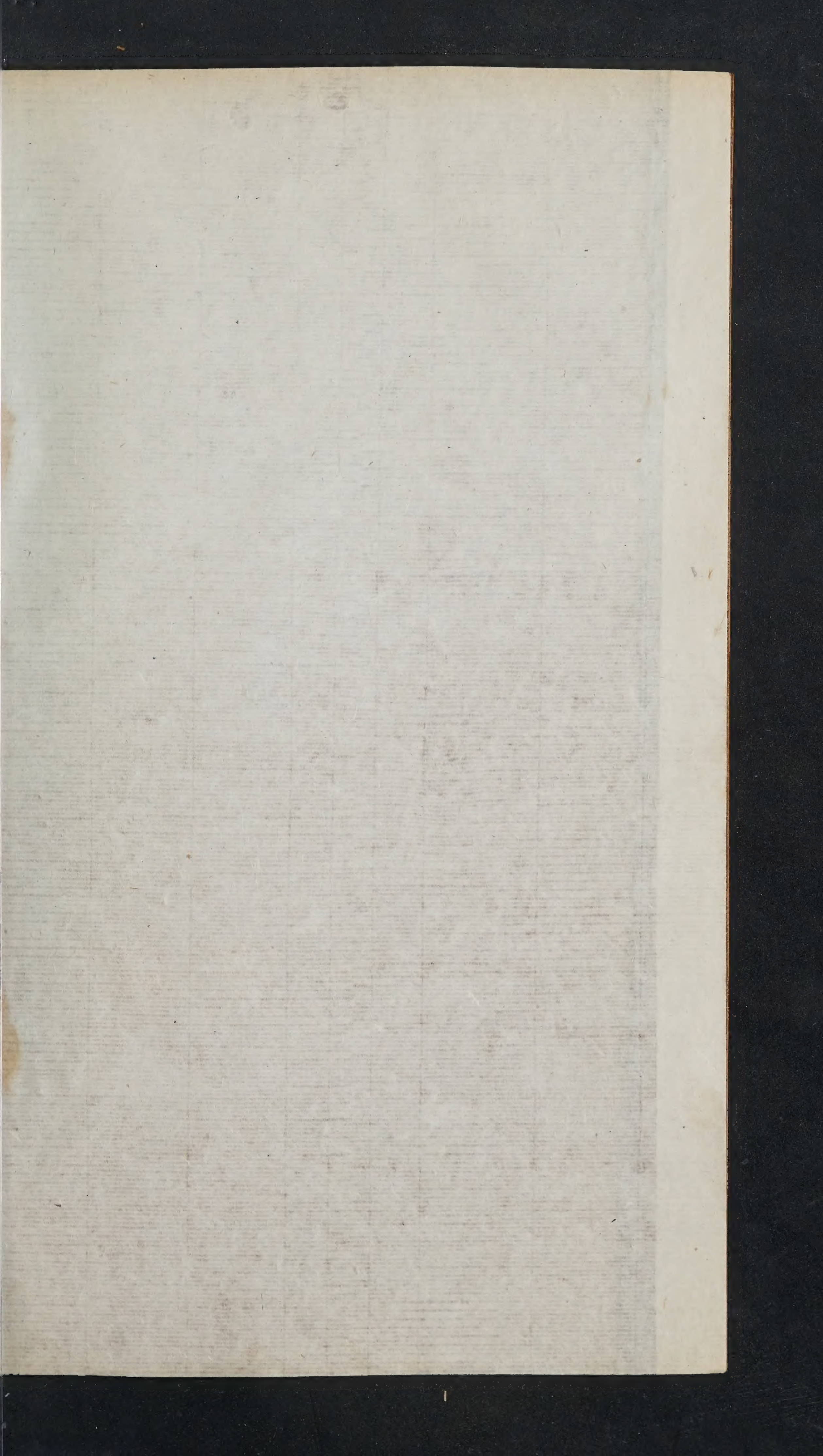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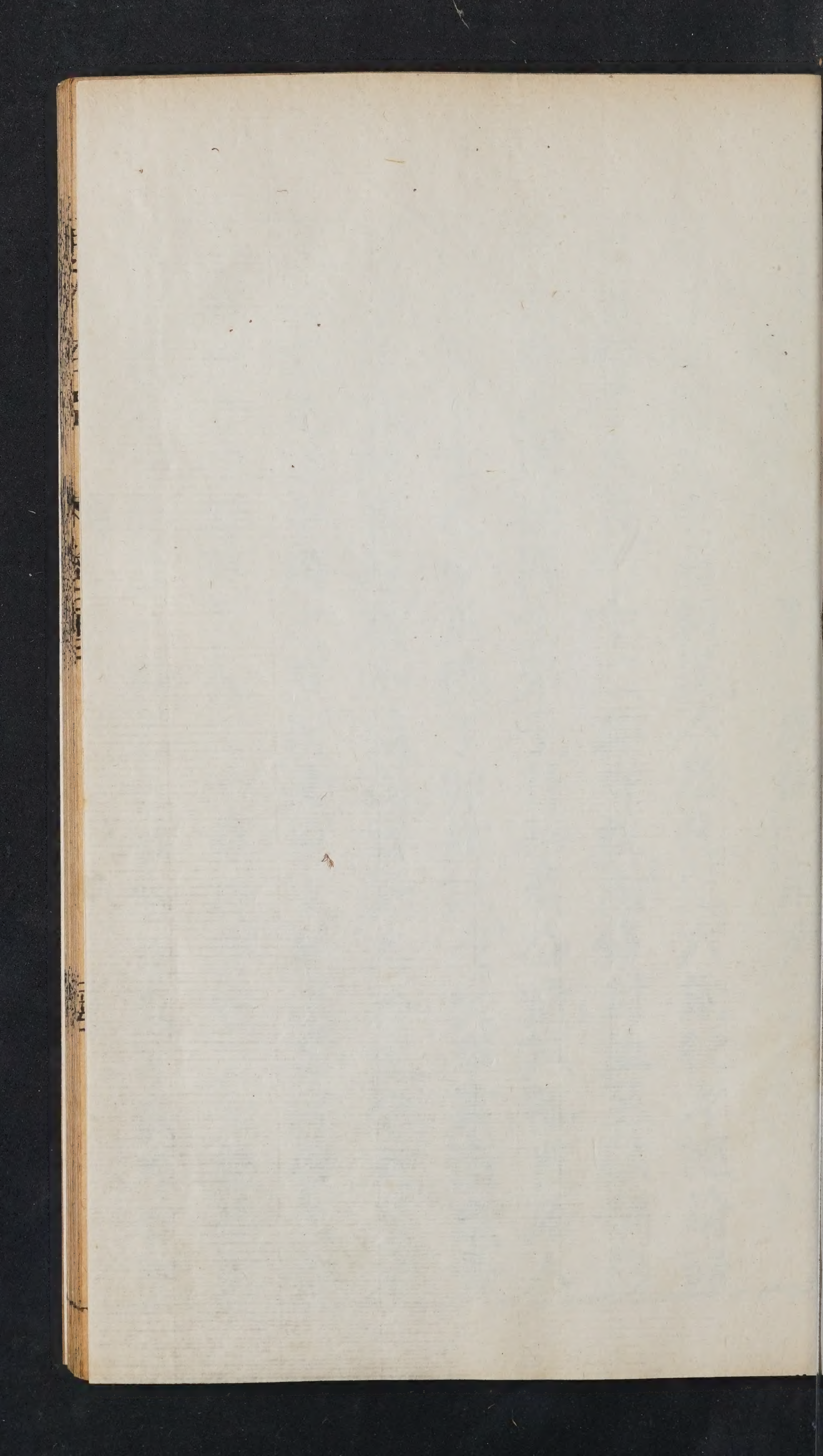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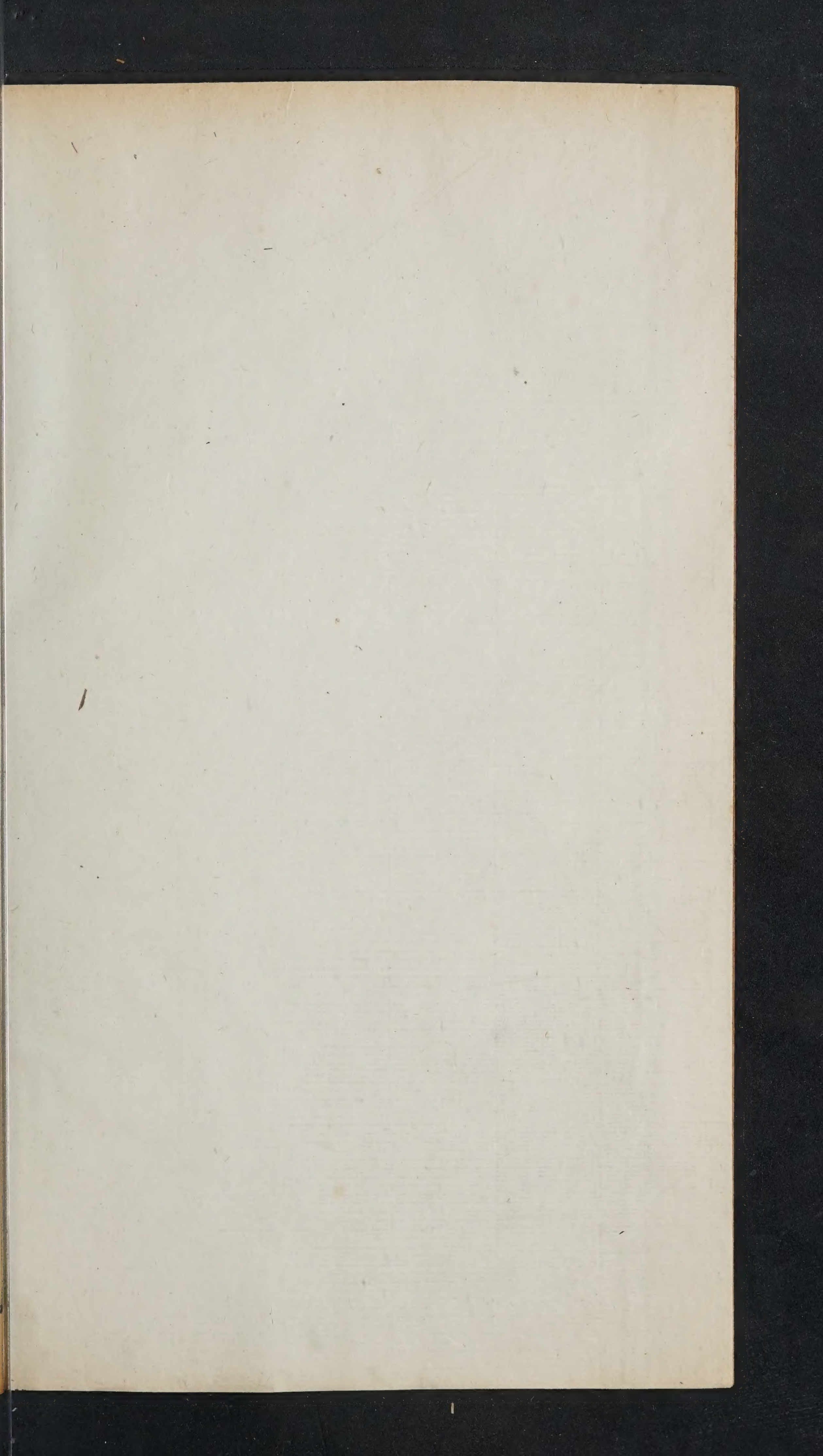








修撰舒公　　李　康陵　永[illegible]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言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下一、及對 大廷萬
言立就是科 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
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
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
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
即欲往視 山陵、又革一 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
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内、當深居 九重
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

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
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
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
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
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
弟、父母老疾、恐塡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巳
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
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
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輩爲内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二
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
慷慨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
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
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吴濞之計、大臣
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華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
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將
完以智術偉高位利干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營、

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禍故造爲惡語以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變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内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蒞
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即褁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
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
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
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六月聞外艱
慟絶兼程而歸歸則哀毁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
夏　世宗即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　詔復
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

奎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
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
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
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　詔書、例
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　勅命、遂得
貤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
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
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祖制服之意

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宁
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凄
凉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
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
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
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
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
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直諫　第二次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僞一卷、既乃校定止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十歲能詩

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

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船了無慍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　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絶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繼

[illegible]利容悉毅然絶

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殁之前日門生諶㭪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殁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闗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　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内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為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為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决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為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巾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彊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羸[illegible]數十石、均諸民糧重也、[illegible]者又傾貲以[illegible]

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分幾禍者拒不聽已
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上知
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
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盗賊屏息尋遷
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
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
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
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卒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

皆指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
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
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諸，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
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
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
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
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
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
嵩柄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

哉自嵩輔政來一二時督撫將門
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
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
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
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
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
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
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運
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

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
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
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内也則
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
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
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
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
恥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
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
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
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
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
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
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盖將以箝天下之
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為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衞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麾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己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兒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帑饗士醉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
聖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剌剌不休太
宰夏公怍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
嵩弗言故小吏言胡怍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
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
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
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
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
而其進有時賄、賄價纂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
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
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巳
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
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
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譴、亡人臣禮、今

佞誑誣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生
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
子虜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
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
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
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
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曰相與詈嵩父子
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
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遥愞避虜候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沇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譙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覗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廵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
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
楷合筴捕諸白蓮教逋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子
順一子錦衣千戸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贓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此策更妙

有趣

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迫郊畿都門閉公急謁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二子四長卽襄次衮次褒死公難最少子奏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奏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死公公死不死神韡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死而死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阜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讒說回訣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恵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

繫於安危矣。况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顔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顚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西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郛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

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内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
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
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
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
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
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 天顏以慰快覩
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
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
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

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紱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上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愼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淶有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君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君[illegible][illegible]特一省

事　永陵　今上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桕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餽制府覓無讓一日語潘臬曰昨聞海令為其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 旨見逮吾行矣即攢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
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
楊二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
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
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後不可
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变久之遂罷齊
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
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
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

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督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羡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陜武斷殘民輙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官
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
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 上聞
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
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宄不可縱而歸本君
身多責難語疏奏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
（可恨）
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
（眞小人之見）
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